

电影文学剧本

快乐的单身汉

梁星明 杨时文 著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

电 影 文 学 剧 本

快乐的单身汉

梁星明 杨时文 著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

1985 北京

内 容 说 明

造船厂的职工宿舍里，有一群以锻工石奇龙为首的单身汉。厂校教师丁玉洁到来后，与他们发生了一系列的纠葛。在丁玉洁和老工人秦德昌的帮助下，单身汉们净化了心灵，提高了文化修养，而丁玉洁在工人中间，也受到了陶冶。剧本既写了他们的欢乐，也写了他们的痛苦；既写了他们的工作和学习，也写了他们的友谊和爱情。作品基调昂扬，生活气息浓郁，节奏明快，人物个性鲜明。

责任编辑：王中成

封面设计：邱承德

快乐的单身汉

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

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1/32 印张：3.25 插页：2 字数：57,000

1985年3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0,000册

统一书号：10061·466

定价：0.60元

人 物 表

石奇龙	男	29岁	青年锻工班长
丁玉洁	女	26岁	厂校教师
刘铁	男	27岁	电焊工
孙志明	男	33岁	电工
阿娟	女	26岁	行车工
陶凯	男	28岁	锻工
秦德昌	男	52岁	锻工车间主任
谢翼	男	46岁	厂长
刘妈	女	55岁	刘铁母亲
丁教授	男	62岁	经济研究所所长， 丁玉洁父亲
丁母	女	52岁	丁教授妻子
小熊猫	男	6岁	孙志明之子
小马	男	25岁	锻工
小黑鱼	男	25岁	锻工
姚大姐	女	50岁	单人宿舍管理员
杜芳	女	25岁	电焊工
葛娅	女	31岁	《春花》杂志编辑
肖林	男	32岁	话剧演员
其他：	青工甲、乙、厂工会秘书老廖、 文丽 保育员等		

1 造船厂厂区大道上

中午，工人们象潮水一般涌向食堂。

一阵清脆的自行车铃声。紧接着，响起了粗犷的歌声：

“为什么我们这样快乐？
姑娘请你听我说——”

五、六个小伙子组成的车队，象条蛟龙似地在人群中左盘右旋。打头的是体格魁梧的石奇龙。陶凯骑在最后一辆车上，他一边扮着鬼脸，一边继续唱着：

“因为我过着自由的生活，
因为没有老婆来管我！”

突然，他禁声不唱了，呆呆地向前望着。

人群中出现了一位秀丽的姑娘。她穿着白衬衫、蓝裙子，在穿着各色工作服的工人们中间显得格外注目。姑娘眼里闪动着喜悦的光芒，好奇地打量着四周……她停下脚步，向一个工人询问。

那工人指一指方向。姑娘兴冲冲地快步走着。

车队从她面前驶过。

陶凯扭过头，不舍地望着那姑娘。车轮“砰”地撞在小黑鱼的车上。“哗啦啦”自行车倒了一片，小伙子们一个个东倒西歪。

小黑鱼：“你眼睛长哪儿去啦？老婆迷！”

陶凯坐在地上，手指着：“喏！——”

众人都回头望去。

姑娘的倩影越去越远。

小黑鱼“笃”地敲了一下陶凯的脑袋：“别看了！轮不到我们这些打铁的！”

石奇龙：“快走！别误了我们的庆功宴！”

众人纷纷骑上车：“走啊！”

2 锻工车间

姑娘走进车间，她入神地望着——一座座铁塔似的汽锤，张着火红大口的加热炉，被烟薰得黑黑的铅皮屋顶，泥地上各种形状的锻件……突然，她感到背后一阵灼热，一只大手一下把她拉到一边。

行车拎着一根烧红的长轴驶过去，差点碰着那姑娘。行车窗门打开，阿娟伸出头对下面喊：“小心点啊！”

一个长着络腮胡子的老工人威严地望着那姑娘。姑娘腼腆地笑了笑：“对不起。我找秦德昌师傅。”

老工人：“我就是。什么事？”

姑娘高兴地：“我叫丁玉洁，厂教育科要我向你报到。”

“报到？”秦德昌掏出老花眼镜看了看报到单，又用批判性的眼光看了看丁玉洁和她穿的裙子、高跟鞋：“这……简直开玩笑……”

丁玉洁象当头被浇了一盆冷水：“什么？”

秦德昌摇着头：“我们这里的小伙子都是属‘铁’的，让这样一个姑娘家来当教师……”

丁玉洁不甘示弱地：“要不要我复述一下厂长的任命？”

秦德昌回头：“唔？”

丁玉洁显出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：“或者，验一下我的大学文凭？”她的脚刚好踩在一块铁上，差点绊倒。

秦德昌用不满的眼光看了她一眼：“这里不准穿高跟鞋！”说完，向车间办公室走去。

丁玉洁把皮鞋一脱！

秦德昌：“更不准赤脚！”

丁玉洁蹲下结鞋带，不满地咕哝着：“这老头真难对付。”

秦德昌眉毛竖起：“你在说什么？”

丁玉洁昂起头：“我说你这老……老师傅真难对付！”

秦德昌盯着她，忽然笑了，他的脸马上变得慈祥了：“唔，倒也有点‘铁’脾气……”

有人在大声叫唤：“秦师傅！你的电话！”

秦德昌朝办公室走去：“哪儿打来的？”

“发奖大会要找青年锻工班！”

秦德昌：“石奇龙他们不是早就去啦？还找个魂！”

3 绿扬酒家

耀眼的霓虹灯。服务员端着盘子灵活地在顾客的座位间穿行。

靠窗口，石奇龙一伙人坐了一桌，杯盘狼藉。

陶凯端着酒杯，站着摇摇晃晃地道：“……牛皮不是吹的，泰山不是堆的，我们青工光荣榜上的照片，是永远拿不下来的！”

小马简直春风得意：“厂里还要给我们开大会，发奖旗呐！”

小黑鱼的嘴里正吞着一只肉丸子：“我，我……”

石奇龙拍拍他的后颈：“吞下！吞下！可别噎死了活蹦乱跳的小黑鱼！”

哄笑声。引得不少顾客诧异地回头张望。

小黑鱼又去抓酒瓶：“喝！谁不喝在桌下爬一圈！”

石奇龙：“算啦，别喝了。”他夺过酒瓶。

小黑鱼：“不喝干什么啊？每天都是单调的生活加繁重的劳动，等于什么呀？哥儿们？等于他妈的没劲！”

陶凯呷了一口酒：“就是！快三十的人了，连个老婆都找不到。”

石奇龙拿筷子敲着盆子：“哎，你谈的对象至

少有一个班了，一个班的人马全部叛变，你怎么不找找原因？”

陶凯耸耸肩膀：“你啊，一点行情也不通。找对象，丫头们第一要问房子，我们住单身宿舍的，谁有房子？我们是三等光棍！”

小黑鱼端起酒杯：“妈的，为三等光棍干杯！”

众人都站起来：“干！”

突然，餐厅里起了一阵骚动。一帮流里流气的男女青年走了进来。

中央的一桌上，还剩下一对老年人正在吃饭，那伙人大模大样地坐下。领头的一个长头发的朝一个人使了个眼色，只见那个人把老人正在吃的盘子“光当”一推，汤都泼到桌上，老人的衣服沾了油迹。

老头火了：“你！——”

那人嬉皮笑脸地：“别冲我瞪眼珠子，快吃！”

服务员赶紧过来，一看这个阵势，忙劝老人：“老人家，到那边吃也一样，来来来！”他忙把碗碟收拾到另一张桌上。

老太太颤颤巍巍地站起，埋怨老伴道：“我说不出来吃，不出来吃……惹了一肚子气。”

餐厅里的顾客们脸上露出了不满的神色。有一个胖顾客对这伙人侧目而视。

长头发冷冷地：“斜眼睛干啥？不认识啊？！”

胖顾客腮帮上的肉一抖，忙低头喝酒。

靠窗口的石奇龙再也忍不住了，他“哗啦”一声把椅子推开，大步走了过去。

中央的桌子上，长头发手指打了个脆响，动手开了两瓶酒塞。

石奇龙拿起酒瓶：“酒是我们的，怎么跑到你们桌上来啦？”

长头发正要发作，一抬头，看到石奇龙魁梧的身材，粗壮的胳膊，怔住了，忙换上笑脸：“行！拿去，哥们交个朋友！”

石奇龙：“交朋友？好，那把两个老人请过来！”

长头发按捺不住，扬起了拳，石奇龙镇静地把手挡开了。

顾客们纷纷后退。那伙流里流气的人想围住石奇龙，青工班的人学着班长的样儿，一个个双臂抱在胸前，逼了过来……

长头发气急败坏地一拳向石奇龙打去。

石奇龙一下拧住长头发的胳膊，将他拖出餐厅，长头发拼命挥拳打着。

一个穿花衬衫的要帮打，小马一下按住他的肩膀，笑嘻嘻地：“别急，等会儿才轮到咱们呢，别急！”

几个跟长头发一起来的女青年尖叫起来。陶凯彬彬有礼地：“女同胞们请莫慌，莫慌。”

“光当”一声，一张桌子被撞倒了，接着，响起了一连串碗碟破碎的声音。

4 大会会场

坐在主席台中间的人不时看着手表。

后台，老廖一面拭汗，一面拨电话。电话占线了，他又拨……

5 厂区大道

秦德昌急匆匆向大会会场走去。身后跟着丁玉洁和阿娟。

小马满头大汗，使劲蹬着车子飞快驶来。

秦德昌一眼望见他：“小马！”

小马慌忙从车上跳下。

秦德昌：“你们那个混帐班长到哪里去啦？说话啊！”

小马胆怯地望了他一眼，低声地：“在公安局里。”

秦德昌顿时眼睛瞪圆了：“啊？！进公安局也不挑辰光！”

阿娟连忙走过来：“出了什么事啦？”

小马向她苦笑，做了挥拳头的动作。

丁玉洁连忙凑过来听小马讲经过。

小马有声有色地说着：“……后来民警来了。民警说抵制流氓行为是好的，可是打架损坏了东西也是要赔的，班长他们还在公安局，叫我——”

秦德昌眯起眼睛，摇着头：“英雄！都是些了不起的英雄！”

小马：“民警说，要交了罚款，人才能出来。”

秦德昌：“你们不是刚发了奖金吗？”

“全罚完了。”

秦德昌又瞪起眼睛：“什么？！”

小马低下头：“……还差五块钱。”

秦德昌使劲挥挥手：“我一分钱也不给，让你们坐班房！”

阿娟和丁玉洁取出自己的钱包。

秦德昌向她们使了个眼色，取出一张五元钞票往小马手里一塞：“还不快滚！”

小马吐吐舌头，跨上自行车一溜烟似的驶去。

秦德昌唉声叹气：“小丁同志，这些‘魔头’都是你的学生！拜托啦，要不然，我每月的工资不够付罚款！”

6 大会会场

主席台上挂着一面鲜红的锦旗：“奖给青年锻工班”。

秦德昌、阿娟、丁玉洁走进会场。

老廖一眼看见秦德昌，急忙跑过来：“天老爷！把人都急疯了！石奇龙呢？”

“病了。”

“那——副班长陶凯呢？”

“也病了。昨晚上都把肚子吃坏了。”秦德昌相当镇定。他朝丁玉洁她们稍稍一挤眼睛：“是不是啊？”

丁玉洁：“啊……对，对！他们进了公安局。”

老廖张大了嘴巴：“啊？什么？！”

阿娟：“不！是进了医院！”

丁玉洁省悟：“对、对，是进了医院。”

老廖不由分说，一把拉住秦德昌：“锦旗，就

由你代领啦！”

秦德昌走到主席台前接过锦旗。会场上一阵“噼噼啪啪”的掌声。

丁玉洁凝视着那面光闪闪的锦旗，若有所思。

7 丁家客厅

厂长谢翼正在拜访丁教授。

丁教授：“……你的决定是对的。抓职工教育，搞智力投资，这是关系到建设两个文明的大事，归根到底，办好企业主要是靠人……我们经济研究所一定配合你们……”

谢翼：“有你们专家支持，太好了！今天我是 不虚此行呀！……喔，还有件事，厂里有个工人写了篇东西，我看了，很有意思，所以想请你抽空指点指点。”

丁教授接过稿子，一看题目《现代企业管理和市场预测》露出惊讶的神色：“一个工人写的？”便翻看起来。

丁玉洁母亲把一盘插着牙签的苹果片端到谢翼面前，“我们家的玉洁，一定让你操心了吧？这孩子性子倔……”

谢翼：“她工作不错。过几天就要正式上课了。”

丁母：“其实，根据她的专业似乎搞技术工作更合适。”

谢翼笑了：“你是要我开后门啊！”

丁教授：“做母亲的都爱包办女儿的一切。”

丁母：“你们父女两个，够我操一辈子心的了！”

她端起一盘苹果，朝屋外走去。

8 丁家院子

白色的羽毛球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。丁玉洁与葛娅正在挥拍比试。肖林站在网边当裁判。

丁玉洁脸上沁出了汗珠，浑身焕发着青春的气息。

丁母：“葛娅，来，吃点苹果。”

葛娅笑着说：“我又不是客人，你还是去招待大厂长吧。”

肖林有礼貌地：“伯母。”

丁母：“坐。”

丁玉洁：“我们休息一会儿吧。”

葛娅：“哎，玉洁，你有对象了吗？”

丁玉洁微微一笑，不作回答。

肖林：“要不要我给你介绍一个文艺界的？才貌双全，保证你满意。”

丁玉洁：“谢谢。我有我自己的想法。”

葛娅坐下吃苹果，一边说：“我年青时候跟你一样，对爱情充满了幻想。可是，生活欺骗了我——”

丁玉洁疑惑地望着她：“难道你——不幸福？”

葛娅脸色阴沉：“我们曾经相爱过，可是现在……他只知道造船，别的什么都不懂，我们没法在一起生活。”

丁玉洁：“这么说，工人就不配有爱情？”

肖林忙把话题岔开：“葛娅，我们来打球吧。”

葛娅笑着起身：“玉洁，你可要接受我的教训啊。”

丁玉洁沉浸在自己的心绪里，心不在焉：“啊？谢谢。”

9 船厂单身宿舍

竹篱笆围成的院子。五十年代初期建筑的老式宿舍楼。

阿娟帮着丁玉洁，两人拎着行李走进宿舍院子。

阿娟：“喏，我们就住在楼上……你等一会。”

阿娟走进传达室：“姚大姐，这是新来的丁老师。”

管理员姚大姐：“噢，今天就住进来？”

丁玉洁：“麻烦你了。”

姚大姐：“来办一下手续吧。”

阿娟：“我来给她办。”她跟着姚大姐进传达室里间。

丁玉洁细细打量着单身宿舍院子里种植的树木花草。

一个小男孩——小熊猫，蹑手蹑脚从楼里走出来。他披着“斗篷”，提着一把木的宝剑，走到丁玉洁背后，突然将剑抵在她的背后：“不准动！”

丁玉洁吃了一惊，发现是个淘气的男孩，笑了：“哎，你是谁啊？”

小熊猫：“我是‘佐罗’！”

丁玉洁蹲下身，解下男孩的面具，逗着他玩。

小熊猫：“阿姨，你也是单身汉吗？”

丁玉洁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小熊猫：“这里的叔叔都没有老婆，你也没有老婆？”

阿娟从传达室走出来：“小熊猫，别胡说！”

小熊猫：“我没胡说！”

阿娟拎起行李，跟丁玉洁说笑着走进宿舍楼。

刘铁拎着热水瓶从另一扇门走出来，他抬头，看见丁玉洁的侧影，不觉一愣。他皱眉想了一会，走到传达室向姚大姐打听：“姚大姐，刚才那姑娘是什么人？”

姚大姐望着他笑：“年青小伙子就爱打听姑娘。不告诉你！”

刘铁脸红了，讷讷地说不出话。

小熊猫跑来，拉住他的耳朵：“叔叔，我知道，她是个女单身汉！”

姚大姐：“是新来的丁老师！”

刘铁露出吃惊的神色。他转身走了。

10 宿舍二〇四室

阿娟和丁玉洁收拾着床铺。

丁玉洁：“……那个小男孩真好玩，是谁的呀？”

阿娟：“电气车间孙志明的儿子。可怜，小单身汉。”

丁玉洁：“唔？”

阿娟使劲拍打着被子：“他爸爸碰上个女陈世美！”

画面：

葛娅生气地把碗一撂，抱起孩子走到孙志明面前，把孩子朝他手里一塞。

阿娟的画外音：

“……那个女人上大学的时候，孙志明每月省吃俭用负担她，现在毕业了，当上了新闻记者……”

画面：

孙志明悲愤交加，怔怔地望着冷若冰霜的葛娅。他怀里的孩子啼哭着。

阿娟的画外音：

“……她就瞧不起人了，连自己的孩子也不要了。”

孙志明哄着怀里的孩子。葛娅提起包夺门而去。

“……孙志明这一阵又出海去试车了。”阿娟一边将被子铺好，一边说着。

丁玉洁：“那——小熊猫怎么生活？”

阿娟一笑：“楼下那伙光棍轮流当业余爸爸。”

丁玉洁惊奇地：“什么？业余爸爸？”

11 宿舍一〇三室

宿舍走廊里，石奇龙躺在长凳上练仰卧起坐：

“……七十一，七十二……”

一〇三室，小黑鱼拎着一只袜子四处寻找着：

“妈的，还有一只袜子呢？”他随口哼唱着，“亲爱的袜子告诉我，你的对象在哪里……”

刘铁坐在床沿看书，他显得心神不宁，时时